

为了编好孙犁年谱，段华花费了30年时间。他不是专门研究机构的人员，只是业余做这个工作，时间很难得到充分保证。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，谈及写书的困难，段华说：“资料选择是难题。孙犁先生生活的年代，特别是战争年代，战火纷飞，资料保存很困难，有的时候，要靠后来人的回忆获取资料。但后来人的回忆，一是能否靠得住，是否都是真实的，不好说；二是大部分没有旁证；三是有的还互相矛盾。这个时候，怎么取舍，其实也是很困难的。”

《孙犁年谱》编著者段华：

孙犁的人格魅力 作品魅力吸引我



段华(后立者)与孙犁(前中)等合影。

写作“年谱”是我生命历程的一部分

封面新闻：为了编《孙犁年谱》，您在后记中说，连自己的创作都停止了一段时间。是怎样的一种力量，促使您一定要专心做好这件事？

段华：我这么说吧，是孙犁先生的双重魅力感染了我——他淡泊的人格魅力、他作品的优美魅力，都深深地吸引了我，塑造了我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文艺观。我说过，写作《孙犁年谱》，我不是为了学术研究，更不是为了名利，就是当作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，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我在写《孙犁年谱》时，是把这件事当作自己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封面新闻：我看安武林写的一篇书评里说，“我惊讶地发现，《孙犁年谱》中纠正了许多权威学者研究上的疏忽之处，甚至是《孙犁全集》中的细节。这些纠错意义重大，避免了以讹传讹，还原了事实和真相。我想，段华给孙犁写的《孙犁年谱》是给孙犁立的一座‘心碑’，是给孙犁写的一部传记。”对此评论，您怎么看？

段华：《孙犁年谱》出版以后，老实说，我没想到影响会这么大，有人说是一部拓荒之作，评论家、南

京师范大学的何平教授说对文学史有某种开拓意义。孙郁先生说我是业余的爱好，非功利心使然——确实是这样。当初写它的时候，并不是为了名利，我就是喜欢孙犁先生作品，用心去写它，书出版后我觉得自己像被掏空了似的。在写作的过程中，我不动声色加进了若干感情色彩很浓的内容——安武林先生这话说对了，我是用年谱为孙犁先生立一方“心碑”，为后人留下若干第一手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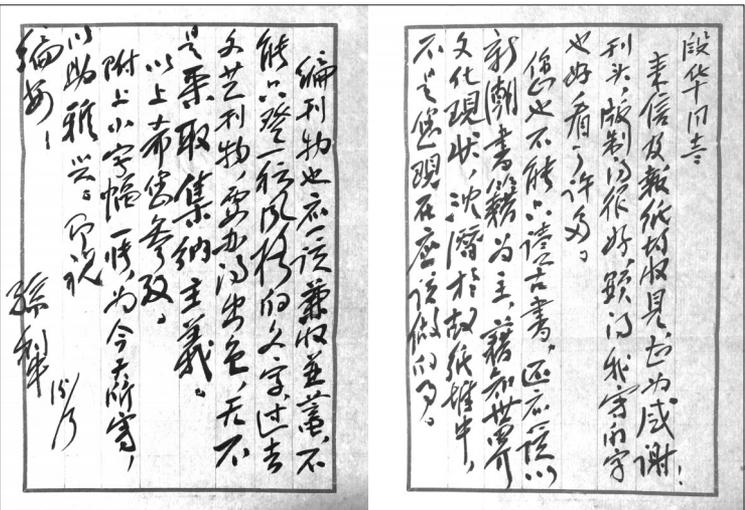
封面新闻：在当下这个特别容易浮躁、有断裂感的时代，孙犁作品的意义是不是更为突显？

段华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产生浮躁、不安，甚至危机感，都很正常。但是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人，都需要在浮躁中找到坚实的土地，就是说，心灵要有安放的空间。孙犁先生创造的完整的闭环世界里，就能让人的心灵找到归宿。他用他的笔记录了美好的事物，它们富于人情，富于理想，充满理想的光辉，潜移默化中让人具备向上的力量。人生如果没有理想，如同禾苗缺失雨露与阳光。理想就是美，就是人

生，所以，每天忙碌于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，在夜晚的灯下，在安静的床头，读一读孙犁先生的作品，能够汲取艺术的魅力，重新获得涌动的情感。

封面新闻：您从16岁就结识孙犁先生，对您的写作和人生选择有怎样的影响？

段华：对我人生的影响和写作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。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对祖国、对民族，要有责任感。我离家舍子一个人在新疆戍边多年，就与受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——他年轻的时候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，出生入死，呐喊冲锋，没有责任感怎么会这样做？从小的方面来说，做人要真诚，要干净，要淡泊名利，要保持一颗单纯的心；做事，要有韧性，要有毅力。他晚年身体并不是很好，多病，竟然写出那么多好作品，可以说为读者呕心沥血。没有赤子之心，没有毅力，没有责任感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自己这几年写作不多，也没有什么大成就，但起码写作时都不说假话、谎话、大话。而且，我也力求写自然、写人、写社会，基本不写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。就是踏踏实实低头写，甘于寂寞。



孙犁1994年3月15日写给段华的信。

孙犁继承了古代士人的优秀传统

封面新闻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家。在您个人的阅读范围内，为什么孙犁成为最独特的那一个？

段华：孙犁曾加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队伍里，为了民族利益，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搏斗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他经历了祖国、民族的重大变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善良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达到了一种极致。人民的爱国热情、参战的英勇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，深深地感动了他，他从心底里热情讴歌祖国的优秀儿女，所以，他才构建了完整的文学世界，这是一种闭环的美。用过去的话说，就是作家忠诚于时代，忠诚于人民，忠诚于祖国，所以他的作品是可信的，是能打动读者的。实际上，这种美，无论何时、无论何地、无论何人，只要进入，就会深深地沉潜其中，不可自拔。可以说，孙犁先生继承了我国古代士人的

优秀传统，忧国忧民，爱国爱民，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。这种感情从屈原、司马迁、杜甫等人那里都能找得到，一脉相承。无论何时读起孙犁的作品，这种感情都能使人共鸣。

我举一个我在《孙犁年谱》中删掉的例子。《芦花荡》里写到主人公那个老艄公用鱼钩钩日本侵略者的故事，你知道么，其实是有原型的，那就是孙犁先生曾经教过一年书的同口村支部书记陈云宁。在酷暑天的一次外出，他遇到5个日本侵略者，他们让他带路去洗澡。陈云宁就把他们带到下连环鱼钩的地方，等他们被鱼钩钩住动弹不得后，再用船梢把他们一个个砸死，当时被称作“陈云宁杀敌法”进行推广。

孙犁就这样以他独特的方式巧妙记录了时代，用艺术描绘了时代的人物，取信于时代，并流传于后代。

其实生活中的孙犁是轻松幽默的

封面新闻：请您分享一些您跟孙犁先生来往的细节。

段华：在他晚年，年轻人里我和他交往最多，当然受益也最多。对我人格的塑造、人生的选择都有很大影响。过去，我写过文章，谈到一些。关于来往的细节，我可以再说几个。

一是我写了文章发表，他看到后，都会把报刊给我留着，用信封装好，在我去看他的时候给我，就连我化名发表的文章，大部分他也能辨识出来，这是我迄今不解的地方。二是他当面很少批评我，但

也很少夸我。比如，他给别人写信说我那段时间读书多，学识有长进，他就没有当面告诉过我——这使我知道踏实读书才是正道。三是他在生活中心很细，考虑周全——1995年5月2日，我带新婚不久的妻子去看他，他竟然已经给我写好了祝贺的条幅，并连声告诉我妻子，他很高兴。四是他给我送书，也是考虑好了的，送书也看对象。1995年6月3日，我从北京到天津专门去看他，他在5月15日早上下楼散步遇风寒不愈，此时身体已经很虚弱了——他给我一套《历代金殿

殿试鼎甲殊卷》，说：“我给你放了快20天了，你读读它，好知道八股文是什么样子的……”

封面新闻：在文字里，我们会觉得孙犁先生比较严肃。您与他近距离来往交流多，在您的印象中，生活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？

段华：他的文字很严肃，其实，生活中他是很轻松的，很幽默的。他本来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笑起来爽朗，寡言时沉默；也有喜怒哀乐，也食人间烟火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段华看望孙犁